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蕃族調查報告書

・ 第五冊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編譯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蕃族調查報告書

[第五冊] 泰雅族—前篇

大崙崁蕃	合歡蕃
馬利古灣蕃	北勢蕃
南勢蕃	白狗蕃
司加耶武蕃	沙拉茅蕃
萬大蕃	眉原蕃
南澳蕃	溪頭蕃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編譯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蕃族調查報告書** [第五冊] 泰雅族—前篇

大崙炭蕃 合歡蕃 馬利古灣蕃 北勢蕃 南勢蕃 白狗蕃

司加耶武蕃 沙拉茅蕃 萬大蕃 眉原蕃 南澳蕃 溪頭蕃

原 著：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編 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出版委員會：余舜德(召集人) 王叢桂 吳天泰 柯志明

陳文德 黃樹民 黃應貴 葉光輝 蔣 斌

主 編：呂心純

翻 譯：初譯／余萬居

校譯／簡慧芬 廖遠志 黃淑芬

泰雅語復原：瓦旦·達少

中 文 審 訂：呂心純

編 輯：黃淑芬

封 面 設 計：黃金鐘

出 版 發 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電話：(02) 2652-3300

排 版 印 刷：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716 號 8 樓

電話：(02) 8227-8766

初 版：中華民國一〇一年十月

ISBN 978-986-03-3421-0 (第五冊：精裝) GPN 1010101695 (精裝)

ISBN 978-986-03-3422-7 (第五冊：平裝) GPN 1010101696 (平裝)

定價：精裝新臺幣 500 元 平裝新臺幣 400 元

編 序

日本殖民政府於明治二十八年（1895）入據臺灣後，為求順利統治，乃於明治三十四年（1901）十月以敕令第一六九號公布「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規則」，並依此於臺灣總督府下成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成立之初，該會以臺灣漢人社會為主要調查對象，並設立二部門，分別以調查有關法制的固有習慣以及有關農、工、商以及經濟的固有習慣為主要工作。明治三十六年（1903）在第一部門添設行政科，計有法制科和行政科二科。明治四十二年（1909），因法制科的任務接近完成，乃於第一部門增設「蕃族科」，從事臺灣原住民族的調查工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工作在大正八年（1919）宣告結束，為完成「蕃族科」的調查出版業務，乃在總督府內另外成立「蕃族調查會」，一直持續到大正十一年（1922）。

對於「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成果以及其與日本殖民統治的關係，不論肯定或批評，學界已有不少評述。整體而言，該會除了出版對中國與臺灣漢人社會研究皆具有重大價值的《臺灣私法》和《清國行政法》等著作外，對臺灣原住民研究而言更值得注意的是，出版了下列的調查報告：大正二年至十年（1913～1921）《蕃族調查報告書》、大正四年至九年（1915～1920）《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以及大正七年至十年（1918～1921）《臺灣番族慣習研究》。

相較於日治初期伊能嘉矩與鳥居龍藏等以個人為主的研究方式，「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調查更有系統與組織；該會的補助委員幾乎是專任者，不但從事實地調查工作，而且含括的族群更為廣泛。末成道男先生對此調查會的成果如此評價：

……因為對每個民族進行調查，與初期的調查者相比，其密度也非常高。在實地調查中，有對住民的情況、語言和習慣非常瞭解的人，這些人成為調查的協力者。甚至在語言方面，這個時期的很多青年已經受過日本語的教育，他們成為當地原住民的翻譯。這些當地的翻譯，他們和訪談對象有著相互信任的關係，調查起來非常順利，這比初期的調查者要有利得多。即使不是專業學者，在這種情況下，把所獲得的材料置於一既成的框架中，不歪曲事實，忠實地記錄這些具體的

情況，給在此之前的有關空白領域的民俗帶來密度很高的材料（信息），這類記錄即使是現在，也是做為必須參考的資料而被引用。¹

有感於日治時期民族誌資料的珍貴，又為了國人使用上的方便，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早在 1982 年即開始將臺灣原住民研究的日文文獻翻譯成中文，並且先後獲得劉斌雄、莊英章、徐正光、黃應貴及黃樹民等歷任所長的鼓勵與支持。前述的《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計有五卷，其中第一卷《泰雅族》（小島由道、安原信三 1915）、第二卷《阿美族、卑南族》（河野喜六 1915）、第三卷《賽夏族》（小島由道、安原信三 1917）與第四卷《鄒族》（小島由道、河野喜六 1918）都是一卷一冊；唯第五卷《排灣族》原本規劃為五冊，後來只出版了五卷之一（小島由道、安原信三、小林保祥 1920）、之三（小島由道、小林保祥 1922）、之四（小島由道、小林保祥 1921）以及之五（小島由道、小林保祥 1920）。此套書的中文翻譯本從 1996 年 6 月到 2004 年 12 月，已經陸續由本所正式出版。

之後，本所又著手進行舊慣調查會補助委員佐山融吉主編的《蕃族調查報告書》出版作業。該報告書共計八冊，分別為第一冊《阿眉族：南勢蕃、馬蘭社；卑南族卑南社》（1913）、第二冊《阿眉族：奇密社、太巴塢社、馬太鞍社、海岸蕃》（1914）、第三冊《曹族：阿里山蕃、四社蕃、簡仔霧蕃》（1915）、第四冊《紗績族：霧社蕃、韜佗蕃、卓瑩蕃、太魯閣蕃、韜賽蕃、木瓜蕃》（1917）、第五冊《大么族前篇：大料崁蕃、合歡蕃、馬利古灣蕃、北勢蕃、南勢蕃、白狗蕃、司加耶武蕃、沙拉茅蕃、萬大蕃、眉原蕃、南澳蕃、溪頭蕃》（1919）、第六冊《武崙族前篇：巒蕃、達啟覓加蕃、丹蕃、郡蕃、干卓萬蕃、卓社蕃》（1919）、第七冊《大么族後篇：加拉歹蕃、舍加路蕃、巴思誇蘭蕃、鹿場蕃、汶水蕃、太湖蕃、屈尺蕃、奇拿餌蕃》（1920）以及第八冊《排灣族、獅設族》（1921）。²

截至目前，本所已出版了此套書的第一、二、四、六、七冊，本書是第五冊，調查範圍涵蓋桃園、新竹、臺中、南投以及宜蘭等地域的泰雅族。其中，當時屬新竹廳管轄的大湖蕃、汶水蕃、舍加路蕃與加拉歹蕃，以及桃園廳的奇拿餌蕃，因大正六年（1917）間發生舍加路蕃社眾與日警抗爭衝突的「舍加路事件」（即今日所知的霞喀羅

1 末成道男著，麻國慶譯，〈日本對臺灣原住民的人類學研究（1895～1999）上〉，《世界民族》2001 第三期：79。

2 以上敘述是為了讓讀者瞭解有關本套書在歷史上的來龍去脈，故沿用第一、二冊由黃宣衛與陳文德兩位先生所撰寫的部分序言，在此致謝。

事件)，未能如期調查；再則，臺北烏來的屈尺蕃係因編者佐山先生罹患阿米巴赤痢，無法進行調查，故這些蕃社只好延期調查，並一齊收錄於後篇的第七冊，本所已於2010年出版。

佐山先生在原書中以「大么族」來稱呼今之「泰雅族」，本書統一以「泰雅族」稱呼。在內容方面，維持全套書的基本架構，包括：(1)總說；(2)社會狀態；(3)歲時祭儀；(4)宗教；(5)出草；(6)住居；(7)生活狀況；(8)人事；(9)身體裝飾；(10)歌謠、舞蹈及樂器；(11)遊戲與玩具；(12)教育、圖案、計數及色彩觀念；(13)傳說，以及附錄「語言集」。然而，書中仍有文字指涉不一致和過於簡略之處，使之在翻譯整理本書的過程中，不免產生一些問題，在此先說明一下。

首先是部落群的名稱使用上，原書在十四個部落群介紹中重複了馬利古灣蕃，卻未有任何脈絡的交代，使人不解。但在參酌廖守臣《泰雅族的文化：部落遷徙與拓展》(1984)一書後，得以從部落群的遷徙脈絡，勾勒出不同時間游移遷居所產生的名詞移植和增生：居住於北港溪上游水源地的馬力巴蕃之支派，改稱馬利古灣蕃（取自泰雅族語 *qwang* 一詞，意指「水源地」。）後來，馬利古灣蕃後裔因往北遷徙，移住到大嵙崁溪支流，故沿用馬利古灣蕃之名，亦稱為馬里闊丸蕃。不過，第二章之後在介紹個別部落群的固有風俗習慣時，卻又獨缺位居北港溪上游馬力巴蕃及其水源地的馬利古灣蕃，不免讓人猜想是否有什麼原因。

其次是各部落群的蕃社名稱，原書大多以片假名標示，未有漢譯名稱。其中見到的少部分漢譯名稱，是日本人沿用清人的命名，如竹頭角社。所幸族語復原者一見片假名，即可復原族稱，甚至提供已有的漢譯名稱，所以儘管時代變遷，有些社至今仍在原處，或已遷移、合併，甚至消失，但為方便讀者查閱其相關歷史，有漢譯名稱者皆以括弧標示，例如本書第一章大嵙崁蕃 **Kzyay**（卡奇雅）等社的譯稱。

還有，如後人所瞭解的，此書調查內容經常流於簡略，實因調查目的只為統治之便，不過，筆者在進入部落訪談之後，發現如此簡略或許還有一因，在於當時佐山所帶領的調查委員，儘管如同末成道男所言，「有對住民的情況、語言和習慣非常瞭解的人」，但若從內容的簡略，判定應該不具某些特定的專業知識，故無力進行細膩的描繪。以歌謠為例，紀錄內容僅聚焦於歌詞內容與舞蹈動作，相關旋律、節奏、多人聲部交雜情狀等音樂要素的記述，卻付之闕如，疑未有通曉音樂的專者協助，故未能針對音聲特色與文化意義進行細描。筆者在造訪族語復原老師 **Tasaw Watan**（達少·瓦旦），以及其父母 **Watan Tanga**（林明福）和 **Ciwas Nokan**（簡秀美），兄長 **'Unteng Watan**（林恩典）、**Batu Watan**（林恩成）時，他們就親自示範彈奏一簣與二簣的口

簧琴，並以雙人應和、一邊合奏一邊跳舞的形態呈現，傳達出過去青年男女互通情款的暗號。

再者，據 Watan Tanga 表示，日治時期當日本官員來訪時，總是由部落青年表演口簧舞作為娛興之用，如是推斷，本書〈第十章 歌謠、舞蹈及樂器〉過度簡略且去其脈絡，有可能因為它是從這種舞台展演所觀察紀錄下來的樣貌，而非日常生活或儀式生活的實際寫照。另外，由 Ciwas Nokan 彈奏的口簧琴獨奏曲調與節奏，筆者立即可辨識出該曲為「搗粟之歌」，這也在訪談中被證實，由此可推知，口簧琴樂曲可以利用樂器彈奏特定歌樂，作為彼此的暗號傳遞；這也表示，當時即有可能在日本官員面前展演的口簧曲調，傳達著特別而且僅能被在地泰雅族所理解的象徵暗號，不過究竟是迎賓歡愉、抑或表示戰鬥或仇視，在沒有更進一步的文獻佐證之前，就不得而知了。

最後，身為本書中文版的主編，對本書能夠順利完成出版，實應感謝眾多人士的協助與貢獻，其中包括余萬居先生的初譯，接著由簡慧芬小姐、廖遠志先生、黃淑芬小姐的重新校譯，梁韶珊、高寬蓉小姐的文書處理與校對，以及黃淑芬小姐在編輯事務的幫忙。另外，在泰雅語的復原考證方面，尤其感謝原住民電視台的 Tasaw Watan，及其擔任牧師和族語教師的父親 Watan Tanga 的熱情協助，並且介紹了萬大語老師 Sapoo，及熟知澤敖利語群的郭錦明牧師給予多方的協助。還有，此一引言的歷史脈絡交代，筆者由於沿用第一、二冊由黃宣衛與陳文德兩位先生所撰寫的部分序言，在此特別再次感謝。

語言浩瀚，時代久遠，雖有族語老師的協助，但相信仍不免有疏漏之處，亦希望讀者能不吝指正，俾使工作團隊有檢討改善的機會。最後，再度誠摯感謝所長黃樹民先生、副所長葉光輝先生對本計劃的諸多關心以及鼎力支持。

呂心純 謹識
二〇一二年八月

泰雅語復原說明

Tasaw Watan（達少·瓦旦）

有機會閱讀泰雅族百年的歷史文獻資料，著實讓我感動萬分，尤其是書寫者用片假名摘錄了一段段老祖先們進行儀式時的禱詞或勉詞，更是令人動容。當知道民族所的研究員呂心純老師交付我的任務，是將這些已轉為羅馬拼音的片假名，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布的「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參見文末「附記」）來復原族語時，感覺既榮幸又惶恐。儘管資料內的片假名發音不符合現在的書寫方式，卻隱約能知道百年前老祖先欲傳達的訊息。如今，在歷經長時間的努力後，能以現行書寫文字系統來表記並再次閱讀百年前族人的歷史，真的讓人興奮不已。

當我們閱讀這些百年前的族語資料，並試圖去修正時，難免會遇到困難。除了不熟悉古老語彙之外，紀錄撰寫的誤差使得工作更加艱鉅。畢竟我們是靠著口語來傳遞文化的民族，日本人當時企圖藉片假名來記錄所聽到的音韻，事實上是有限制的，加上當時受訪的族人，不論是語言的表達方式、清晰度、對問題的理解度，甚至是對日本人的態度及情緒反應等因素，或多或少也會造成些許的誤差。

其次，以方言別的差異性來說，例如：男子姓名 Pihaw 與 Piyahaw、Losing 與 Lawsing 其實都是一樣的，只是因地發音不同。比較大的差別是有無，像發不出的聲音部分喉塞音 /q/ 這個聲音。也因此，語言學家把泰雅族語分為兩大類，即所謂的賽考利克（Squliq）跟澤敖利（S'uli）的方言別。另外，即便是同為一個方言別，也會有些單字的說法完全不一樣，例如：馬力巴群（Maripa）稱水果「桃子」為 *bukil*，而馬卡那奇群（Mknazi）則稱 *qzimux*，同樣都是指桃子，說法卻完全不同。還有綴詞使用的不同，例如：「看啊！」*taxiy* 跟 *ktay*，「照顧」*kmahang* 跟 *mlahang*，像這樣使用「前綴、後綴」的微小差異，其實是無傷大雅的。

無論如何，因為地方性的慣用語，造成同一個語言發生微小的差距，但並不影響彼此的溝通，也無對錯之別，頂多在對話的時候，會彼此提醒對方：「我們是這麼說

的！」這是口傳民族的特性，不過從說話的用語，可以分辨出其道不道地。因此，受訪者很重要，一如祖先傳遞的話語，因為後代子孫，只能按著長輩的語言程度去學習，最後語彙只會減少而不會增加，這是口傳民族語言傳遞的結果。

當然，造成語言差異的原因，除了上述因素，過去祖先遷徙後各據一方，部落間距離越來越遠，互動頻率減少，加上物換星移，時代更迭，更讓語言產生若干變化。這就如同語言學家的推論，語言的分歧，歸咎於時間、空間與距離等因素。

臺灣原住民近百年深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其中四〇年代以後的族人，接受了在戒嚴體制下的中華民國國家教育，以及外來宗教的進入，幾乎逐漸把自身的族群文化、語言、歷史、人物典範等拋諸腦後，跟隨著大時代的洪流，追求新時代生活模式，隨波逐流，如今再回顧已是滄海桑田。光復後的五十年間，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文化的發展幾乎呈停滯的狀態，因此現在原住民族中生代的孩子們，不但對於自身文化不瞭解，幾乎也不會說自己的母語，部落的傳統祭典、各種儀式、傳統生活智慧等日漸式微。這些現象，是歸咎於時代的遽變、世界的趨勢？還是過去半世紀的國家教育課堂上，不見有關原住民的歷史、語言及文化內容？甚至說世界原住民族的命運皆如是？總之，這份百年前的調查報告，正可以讓後代子孫瞭解老祖先如何生活、依循什麼規範、有哪些神話傳說，同時為後代留下一些線索，以便去探究老祖先走過的足跡，並從中感受到一些安慰。

在復原族語書寫的過程要感謝萬大語老師 Sapoo 的協助以及郭錦明牧師在澤教利語群的協助，還有我 82 歲高齡的父親 Watan Tanga（林明福）牧師的指導，他雖然年紀老邁身體欠安，卻常在各不同單位領域致力於傳遞泰雅族的文化。另外，泰雅族語書寫系統的建構，真要感謝所有前輩們的努力及政府的美意，讓瀕臨消失的原住民族語言可以有一套書寫模式流傳，或許未來泰雅族後代子孫的口說能力會漸漸式微，但書寫系統將成為守住文化堡壘最後的希望。本調查報告書之泰雅族語書寫復原工程，或有不臻之處，懇請多包涵，並請各長輩先進不吝賜教。

【附記】

關於原住民族書寫系統，教育部已於 2005 年 12 月 15 日會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正式公布了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其中泰雅語的書寫系統，又依據(1) 賽考利

克；(2)四季；(3)澤敖利；(4)汶水；(5)萬大等五個方言群，¹ 而有以下之區別：

發音部位及方式	字母	1/2	3	4	5	國際音標
雙唇塞音(清)	✓	✓	✓	✓	✓	p
舌尖塞音(清)	t	✓	✓	✓	✓	t
舌根塞音(清)	k	✓	✓	✓	✓	k
小舌塞音(清)	q	✓	—	✓	✓	q
喉塞音(清)	'	✓	✓	✓	✓	ʔ
舌尖塞擦音(清)	c	✓	✓	✓	✓	ts
雙唇塞音(濁)	b	✓	✓	✓	✓	β~v
舌尖擦音(清)	s	✓	✓	✓	✓	s
舌尖擦音(濁)	z ²	✓	✓	—	—	z
舌根擦音(清)	x	✓	✓	✓	✓	x
舌根擦音(濁)	g	✓	✓	✓	✓	v
咽擦音(清)	h	✓	✓	✓	✓	h
雙唇鼻音	m	✓	✓	✓	✓	m
舌尖鼻音	n	✓	✓	✓	✓	n
舌根鼻音	ng	✓	✓	✓	✓	ŋ
舌尖顫音	r	✓	✓	✓	✓	r
舌尖閃音	ɾ	—	—	—	✓	ɾ
舌尖邊音	l	✓	✓	✓	✓	l
雙唇半元音	w	✓	✓	✓	✓	w
舌面半元音	y	✓	✓	✓	✓	j
總 計	20	19	18	18	19	20

1 賽考利克方言群分布最廣，包括新北市烏來區、桃園縣復興鄉、新竹縣尖石鄉、臺中縣和平鄉、南投縣仁愛鄉等。四季方言群分布於宜蘭縣大同鄉四季、樂水；(3)澤敖利方言群分布於新竹縣五峰鄉和尖石鄉、苗栗縣泰安鄉、臺中市和平區、宜蘭縣南澳鄉；(4)汶水方言群分布於新竹縣五峰鄉、苗栗縣南庄鄉和泰安鄉；(5)萬大方言群分布於南投縣仁愛鄉親愛部落。

2 宜蘭地區的澤敖利泰雅語沒有 /z/ 音。於字母 n 與字母 g 兩個同時出現時，以 n_g 表之，以有別於表軟顎鼻音 /ŋ/ 的字母 ng。

元 音			
發音部位及方式	字母	1/2/3/4/5	國際音標
前高元音	i	u	i
央中元音	e	u	e
央低元音	a	u	a
後高元音	u	u	u
後中元音	o	u	o
總 計	5	5	5

編譯凡例

- 一、本書為大正七年（1918）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出版之《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五冊的泰雅族前篇：大嵙崁蕃、合歡蕃、馬利古灣蕃、北勢蕃、南勢蕃、白狗蕃、司加耶武蕃、沙拉茅蕃、萬大蕃、眉原蕃、南澳蕃、溪頭蕃之中文譯本。該報告書共計八冊，由該會補助委員佐山融吉於明治四十五年（1912）起著手調查，並於大正二年（1913）至大正十年（1921）間陸續印製發行。
- 二、《蕃族調查報告書》日文原著冠有「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之字樣，由於此「第一部」係指舊慣調查會內「蕃族科」部會，為使讀者不致誤解為本套書的「第一部」，故中文譯本書名省略「第一部」字樣，另增「臺灣總督府」於「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前，¹以表明該會為臺灣總督府之所屬機構。原著各冊另有編名，本冊之編名原為大么族前篇：大嵙崁蕃、合歡蕃、馬利古灣蕃、北勢蕃、南勢蕃、白狗蕃、司加耶武蕃、沙拉茅蕃、萬大蕃、眉原蕃、南澳蕃、溪頭蕃，中文譯本之編名則採用現行政府認定之「泰雅族」為族名。其次，「奇拿餌蕃」統一改為今通用的「奇拿餌蕃」。
- 三、本書在翻譯與編輯上均力求保留原著之內容體裁與書寫風貌，惟部分零散段落為求閱讀之完整性而加以合併。其次，書中黑白相片及圖形皆以照相製版復原。
- 四、本書除了精譯該時期泰雅族之生活、文化、社會等狀況外，還致力於復原該年代、該部族的語言記錄。族語復原事宜請參閱本書由達少·瓦旦所撰寫之〈泰雅語復原說明〉一文。

1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工作於大正八年（1919）宣告結束，為竟蕃族科的調查出版業務，總督府另外成立了「蕃族調查會」，一直持續運作到大正十一年（1922）。因此佐山融吉的原有著作《蕃族調查報告書》是冠著「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但至末冊之書名卻換成《臺灣總督府蕃族調查會蕃族調查報告書排灣族、獅設族》（1921）即源於此。另外，《蕃族調查報告書》使用「蕃族」一詞，但約同時期的《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則使用「番族」，兩詞之使用是否有意義，是可以進一步思索的。

- 五、原著中僅有族語表記，但未說明者，本書儘量增添現今可考之中文名稱或意義，以補充原文未盡之處。其次，表格中之語詞只有日語解說，無族語紀錄，但今有使用者，除添加之外，並以「*」符號標示。惟表格中* 1、* 2、* 3依序之說明內容，是原書中對該語詞之解釋，原本隨文記載，為求版面美觀、方便閱讀而另列於表格外。再者，本族的部落群甚多，各群的語詞有相同者，也有相異者，為能呈現其原貌，凡各章各群所提出之族語，皆予標示。總之，族語復原過程中，我們始終秉持著尊重原著的原則，若有可能是原書誤植或與現今說法有出入者，則以註腳說明。
- 六、為求精確表達譯文，對於描繪當時社會狀況所用的日語漢字語詞，若覓無適切譯詞，或該語詞具有其歷史意義，均予以保留。例如：「蕃人」、「圓」、「漢人」等皆予沿用；惟原著中之「我政府」、「內地人」為免讀者混淆，分別改譯為「日本」、「日本人」。
- 七、原著中少數專有名詞和現行慣用稱呼相異者，在不影響該文說明的狀況下，均予以更改。例如：「蕃丁」改譯為「壯丁」；「清國」、「清國政府」改譯為「清政府」；「清國人」改譯為「清人」；「清國時代」改譯為「清領時期」；「支那人」、「土人」改譯為「漢人」；「本島」改譯為「臺灣」。
- 八、沿用原著所使用之日制度量衡單位（例如，町、間、尺、寸等），但為方便閱讀，於各章第一次出現處皆加註說明。
- 九、本書中泰雅語的表記方式，一般名詞（例如，食物、器具、祭儀等）皆以羅馬拼音「小寫／斜體」表記，專有名詞（例如，人名、地名、神靈名稱等）則以羅馬拼音「大寫／正體」表記。
- 十、為方便讀者閱讀，除將部分文字表格化，還增列圖表目次以利查閱。
- 十一、本書所附錄的「語言集」，其中之語詞係採片假名拼音，佐以日語解說而成。由於年代久遠，有些語詞已不再聽聞，為忠於原著，與現今有出入者皆以註腳說明。其次，只有日語解說而未標示之語詞，若今有使用者，則予以添加，並標示上「*」符號。再者，若有主述語倒裝或日語式語法結構者，另依該族之習慣用語予以更正，此處希望讀者諒察。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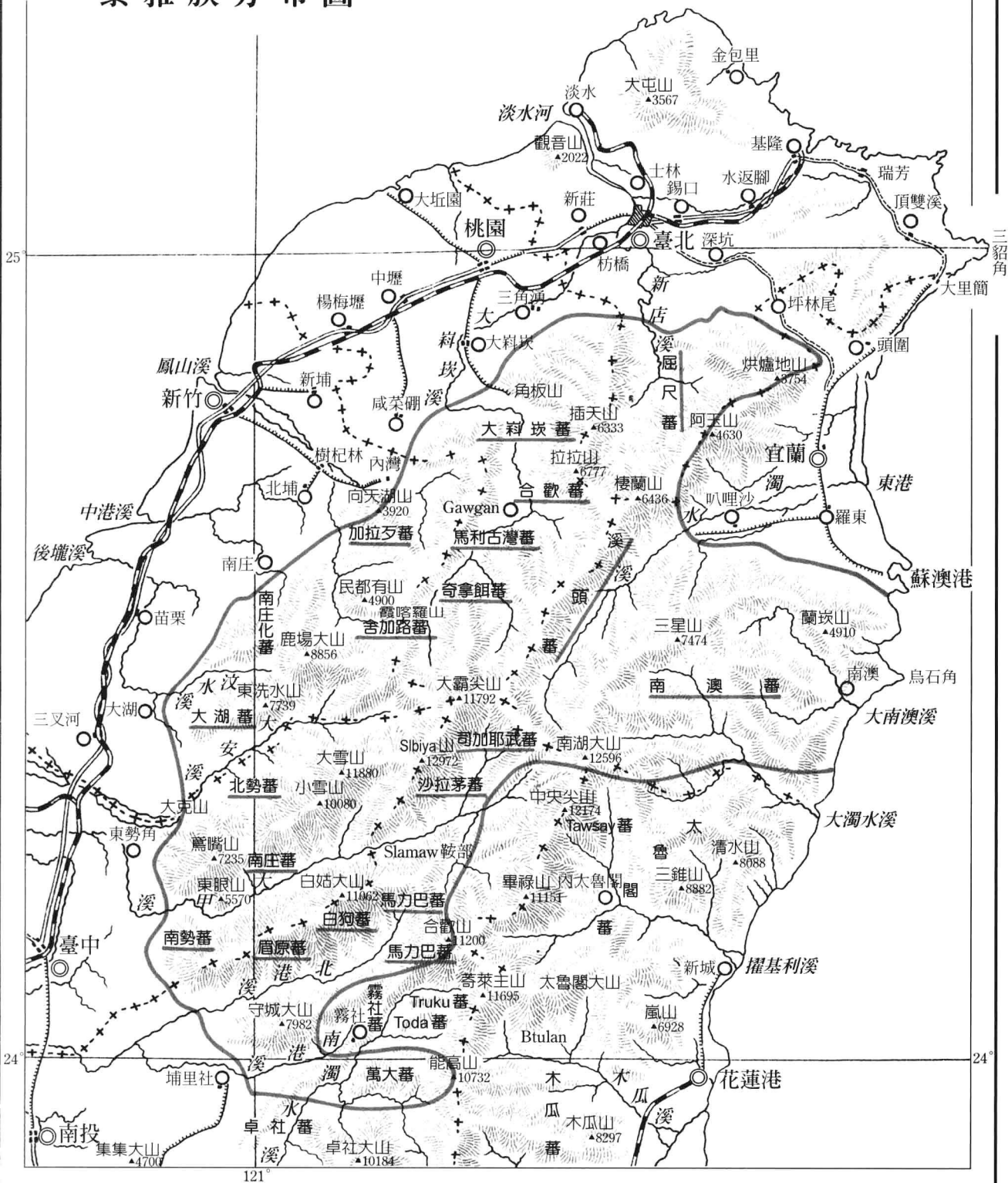
所謂 *tayal*，昔時皆解釋為「人」。但事實上，此語純粹是指部族名稱，完全沒有「人」之意。根據我從蕃人處聽到的，大嵙崁蕃稱「具體的人」為 *squliq*，看見有人從遠處走過來，即說：「有 *squliq* 來了！」看到溪邊的人群也說：「好多 *squliq* 在溪邊。」不說：「溪邊有好多 *tayal*。」見到同社的人才稱 *tayal*。再者，若看見他社者或其他 *gaga* 也不稱 *tayal*。兩位同社者碰面時不以 *tayal* 互稱對方，而是稱對方為 *squliq*。若問對方：「你是野獸嗎？」回答：「我是 *squliq*。」若問：「你是日本人嗎？」則答：「我是 *tayal*。」合歡蕃的回答亦是如此。還有人補充說明自己統稱「蕃人」為 *tayal*，稱「人」為 *squliq*。北勢蕃統稱同社人為 *atayal*，自稱 *mo*；稱「他人」為 *s'uli*。若有人指著自己說：「*atayal*」即表示是同社之人。眾多人聚在一起稱 *cyalagay s'uli*，不說 *cyalagay atayal*。反而是其他部族的人見到他們群聚，才說 *cyalagay tayal*。見有人從遠處走過來，說：「*niyal s'uli*」（有人來）。漸漸靠近而知為同社之人，則說：「*niyal tayal*」。若問：「是人或是獸？」同樣以 *sinu*（獸）和 *s'uli* 來分別。但非所有蕃社，在此場合都不使用 *tayal* 一詞。例如，南勢蕃白毛社即使用 *tayal* 和 *s'uli*。阿冷社就使用 *tayal* 和 *squliq*。某日，我問一名蕃童：「人的蕃語怎麼說？」回答：「*squliq*」又問：「*tayal* 是什麼意思？」答：「蕃人」。白狗蕃稱媒人為 *smze squliq* 或 *smqun squliq*。沙拉茅蕃也稱「蕃人」為 *tayal*。稱「人」為 *squliq* 或 *soquliq*。萬大蕃是使用 *itayal* 和 *cyo'ule*。眉原蕃使用 *tayal* 和 *cyo'ule*。至於南澳蕃的 Babolilaw、Mklmwan、Nigayan、Nyuyan 等社使用 *squliq*；Babo、Umoyaw 及 Gokot 等社使用 *sziq*。Uwan、Buta、Lyoheng、Piyahaw 等社使用 *c'oli*。一般說來，蕃人們都自稱 *tayal*，但 Piyahan 社有個人就說 *tayal* 是日本人所取的族稱。有人說 *c'oli* 是指「他人」。南澳蕃稱人為 *squliq* 或 *s'uli*，是故蕃人們對 *squliq* 和 *tayal* 的分別很清楚，*tayal* 為「族稱」，*squliq* 意指「人」。另外，根據佐塚的說明 *tayal* 是從 *kayal* 訛轉而來，意指「護天」。我不敢斷定正確與否，但是否為了與 Pelumokan（臺灣人）有所區分而以此為自稱。再者，舉凡 *squliq*、*skoliq*、*skoli*、*s'oli*、*c'uli*、*coli*，以及 *sediq*、*seediq*、*seedeq* 都出自同一語言。所以，我認為不如統稱 *tayal* 和 *sediq* 為 *squliq* 族較為妥當。

調查期間，承蒙官廳官員、蕃童教育所職員等諸位賜予種種方便，尤其東川福之助、佐藤彌作、遠藤貞衛、佐藤東七、真砂庄三郎、古賀孝平、林田小太郎、守屋與三郎、菅原金兵衛、佐藤謙一、峯留一、大道諦觀，以及濱砂重久等諸位先生的竭誠協助，值此報告即將付梓之際，謹此特表謝忱。

大正七年（1918）二月二十五日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補助委員 佐山融吉 謹識



目 次

編序	iii
泰雅語復原說明	vii
編譯凡例	xi
目次	xiii
圖表目次	xix
前言	xxv
第一章 總說	19
一、名稱	19
二、部落群	19
三、各蕃社名	24
四、傳說	30
第二章 社會狀態	41
一、大崙坎蕃	41
二、合歡蕃	43
三、馬利古灣蕃	45
四、北勢蕃	46
五、南勢蕃	47
六、白狗蕃	48
七、司加耶武蕃	48
八、沙拉茅蕃	48